

八哥的情商

□ 王冷一（上海，学者）



漫画 / 崔泓

有鸟类学家告诉我：八哥有欧洲八哥和中国八哥的明显区分。前者是候鸟且脾气暴躁、攻击性特强；后者是留鸟且性格温和、与人相处自然。中华先民很早就发现这种善良的鸟会清晰地模仿人的简单讲话，两千多年前的古籍中就有记载。

随着城市化进程，越来越多的八哥选择在城市绿地、居民小区和校园里生活与繁衍后代，它们逐渐开始模仿狗、猫等宠物的叫唤声，甚至汽车的喇叭声、刹车声乃至小商小贩的叫卖声。

今年暑假，是我离开复旦大学的南区研究生宿舍25周年，1996年上半年结束之际，我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。如今，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，让我最怀念的：一是附近五角场的一家大肠馆，好多复旦文化名流都津津乐道；另一个就是会模仿小商小贩叫卖声的小店八哥。小店在与国定路相交的政肃路口，记得是家烟杂店兼卖学生文具，夏季有冷饮；隔壁最初是一家

宁波人开的迷你餐馆。

1993年9月初，我刚入住南区博士生寝室那天，热情的天津籍室友、历史地理专业靳润成博士（后曾任天津师范大学校长、天津市教委主任、全国人大代表）就提议晚上为我接风，就去宁波人的小餐馆。

刚入座，年青的女老板前来询问想吃些什么宁波菜？忽然一阵清脆的声音传来：“酒酿小圆子！酒酿小圆子！”

连续、重复，可是这女老板在我面前并没有推荐酒酿小圆子呀！靳润成一边开怀大笑，一边指点隔壁的烟杂店——原来有只眉清目秀的八哥，在向我这个新面孔推荐呢！我赶紧站起来走到它的面前说：

“谢谢！谢谢你啊！”它居然举起它的右手——其实是脚爪子、主人称之为手，弄成个小圆圈加竖指说：“OK！”

它的主人生性沉默、除了简单买卖，不和顾客多说话，所以靳润成并不知道它的年龄也不知道它的名字。年龄自然不是距离，

估计它的情商相当于三岁小孩子；于是我就叫它“小圆子”。大约半年的光景，我就和小圆子成了好朋友。我会经常给它带点香榧子，它剥壳比我要麻利多了。它吃饱了撑了就剥给我吃。不久就是寒假，但好多研究生觉得路费太贵、火车票又难买，就不回边远的老家。总有乡愁寄托，老乡们就在小餐馆碰头消愁。于是，我很吃惊地发现，小圆子能区分南方人和北方人。遇到北方人，它不会推荐酒酿小圆子，而是改为红星二锅头！一个多小时后，往往还会有很豪迈的断然声音飘荡出来“再来两瓶”！

小圆子和我混熟之后，知道我其实并不喜欢吃“酒酿小圆子”。于是，只要我一入座，它就会报菜名——“椒盐排条”！小餐馆的伙计很反感食客的小孩子去端盆子，因为发生过好几次掉在地上而盆、菜俱毁，却又让伙计承担赔偿的不愉快事件。所以，每当小孩子有所图谋之际，就会传来小圆子威严而又沙哑的声音——“不许动！”这总能唬住小孩子。

暑期时光很漫长，小圆子很怕热。那时的上海还不富裕，复旦大学区域小餐馆安装的都是电风扇。一种是座式的摇头扇，需用按钮打开；另一种就是悬顶的风叶扇，用拉线打开。小圆子都很熟练：或用右手使劲地拨动按钮，或用嘴咬住拉线并利用自身重量下垂来打开。再后来是我师弟告诉我，小圆子会使用空调了。

小圆子关于电力设施最了不起的认知，是交通信号灯的变换；且它对黄灯情有独钟。因为它自己的店就在交叉路口，常有写论文或做实验阶段的骑自行车男生着急地赶路。往往下午5点左右，只要黄灯——小圆子就会发出喊停自行车指令“咀……”。